

# 北方辽金遗址出土定窑平底碟初探

刘 淼

〔关键词〕定窑 平底碟 刻花 印花

〔内容提要〕平底碟是晚期定窑瓷器中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器型,也是最传统、最保守的一种器型,自北宋晚期以来直至金代,平底碟在各地不同时代的早晚均有发现,体现了一定的演变规律,这也为我们整体上探讨其发展演变提供了可能。对其进行探讨,从中也可以体现同时期整个定窑器物演变上的某些线索。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7)04-0045-05

无论是考古出土实物还是传世作品,均显示北宋晚期以来直至金代的定窑瓷器造型以各式碗、盘、洗、钵、碟类占绝大多数。敞口、斜直腹、大平底造型的平底碟就是定窑的传统造型之一,在辽代晚期的遗址中已有较多的发现,金代前期依旧盛行,且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并延续到金代晚期。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下来,从中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

这种平底碟多发现于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也有少量发现。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辽代晚期的遗址中已能见到几例平底碟发现的情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出土这种平底碟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墓葬是辽丁文道墓<sup>1</sup>(1113年)。其余的平底碟则更多地发现于金代的墓葬和遗址之中。按照纹饰装饰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刻花(包括素面)和印花两种。

## 1. 刻花(包括素面)平底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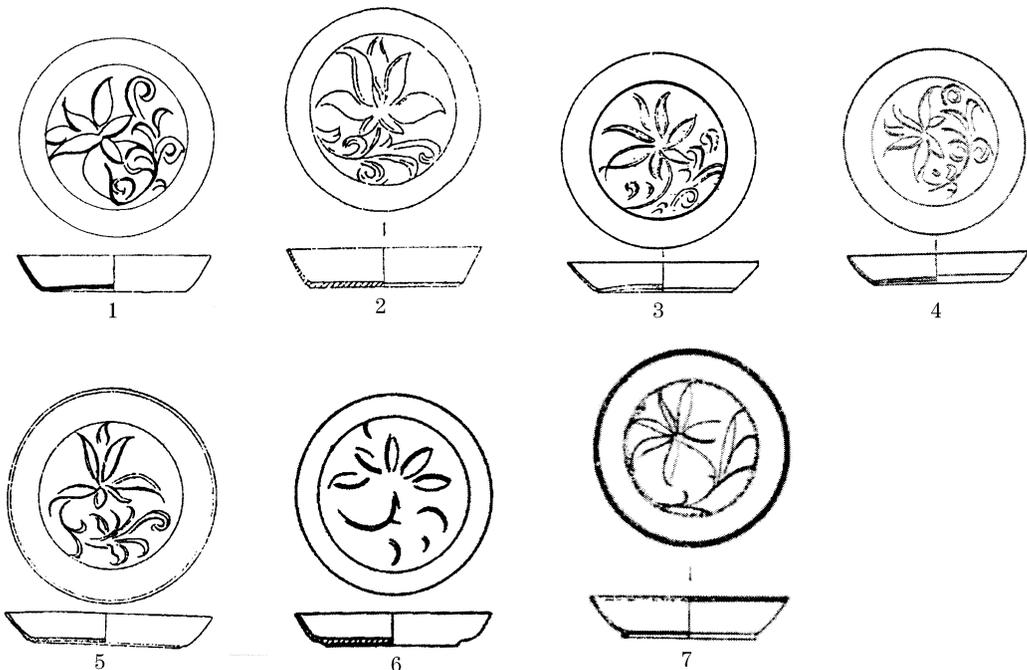
刻花平底碟的刻花纹饰基本上都是内底饰一单枝莲花配以植物茎叶的纹饰布局,这是刻花平底碟最常见的一种图案,辽丁文道墓中已经见到。只有一两件为折枝牡丹和其

它的植物纹饰。植物布局的单一说明了定窑制瓷工艺上的保守,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器型流行的时间上的广泛。各地发现的定窑刻花(包括素面)平底碟的情况见附表。

根据表中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平底碟是自北宋晚期以来的传统造型,在金代前期依旧兴盛,且造型规整、纹饰精美。

河北涿鹿县发现的壁画墓<sup>④</sup>,发掘者将年代定在了辽代晚期,墓中出土的2件白釉碟(图二:1),胎薄质细,里外施釉,明亮光洁,口微敛,圆沿,平底,无纹饰。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M1中也出土了5件这样的平底碟<sup>④</sup>(图一:1),通体施白釉,圆唇,外底微内凹,内底有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瓣下以植物茎叶相称,大小差不多。与河北涿鹿壁画墓当中的平底盘比起来,口径、底径相差不是很大,只是高了很多。由于这两座墓没有明确的纪年,所以墓葬的年代也是发掘者自己的一个推断。其余的平底盘,则基本上均发现于金代的墓葬和遗址之中。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sup>④</sup>(1153~1160年左右)(图一:2)、大同南郊金代壁画墓<sup>④</sup>(1159年)(图一:3)、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墓<sup>④</sup>(1170年)(图二:2)、北京通县

〔作者简介〕刘淼,女,1977年11月出生,河北徐水人,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邮编361005。



图一

1. 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 M1 2. 北京海淀区南辛庄 M1 3. 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  
4. 北京先农坛金墓 5. 辽宁朝阳金墓 6. 涧磁村定窑遗址 7. 浙江绍兴缪家桥宋井



图二

1. 河北涿鹿辽壁画墓 2. 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 3. 山东临淄窖藏 4. 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

大定十七年（1177年）左右金墓<sup>⑧</sup>、辽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sup>④</sup>（1184年）等金代纪年墓中均有出土。这些墓葬出土的平底碟均为芒口，大平底。辽宁朝阳金墓出土的白瓷碟则出现了小圈足（图一：5）。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sup>⑩</sup>中出土的2件白瓷碟无论是在造型、纹饰及尺寸大小上均与辽宁朝阳金墓出土的白瓷碟非常相似，而且也出现了极浅的圈足，时代上应该相近。北京先农坛金墓<sup>⑨</sup>也出土4件这种形制的平底碟（图一：4），大小不一，墓中出土了大量金大定通宝，墓葬的年代当在1178年之后。此外，吉林安农窖藏<sup>⑪</sup>、山东临淄窖藏<sup>⑫</sup>（图二：3）、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sup>⑬</sup>，以及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窖藏性质的墓葬<sup>⑭</sup>（图二：4）

中都有发现。这些窖藏中出土的平底碟均素面无纹。关于这些窖藏的年代，当多为金代晚期。南方地区的浙江绍兴缪家桥宋井<sup>⑮</sup>中出土了9件牙白划花洗（图一：7），均毛口，纹饰也为单枝莲花纹饰，只不过花瓣细长，纹饰显得更为简单、潦草，以致于发掘者称其为菊花。虽然发掘报告中将其称为洗，但从尺寸大小、造型和装饰的纹饰看，与平底划花碟有相似的特征，只不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浅圈足。

除了表中所列的数据外，这种平底碟还见于黑龙江绥滨中兴古城的金代中晚期墓葬中<sup>⑯</sup>。文物工作者曾于涧磁村定窑遗址采集到了此种平底刻花盘，涧磁村定窑遗址60年代试掘中出土过1件，也就是其中的

各地发现刻花（包括素面）平底碟的情况

遗址名称	数量 (件)	纹饰	口径 (cm)	高 (cm)	底径 (cm)	资料出处
河北涿鹿辽代晚期墓葬	2	无纹饰	11.5	1.2	8.5	注 <sup>1</sup>
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 M1	5	单枝莲花	11.4 11.8	2.1 2	8.4 9	注 <sup>(四)</sup>
辽丁文道墓 (1113年)	1	单枝莲花	11.7	1.5	9	注 <sup>1</sup>
海淀区南辛庄 M1 (1153~1160年)	3	单枝莲花	11.8	1.8		注 <sup>1/4</sup>
大同南郊 M1 (1159年左右)	2	单枝莲花	11.4 10.6			注 <sup>1/2</sup>
内蒙古敖汉旗金墓 (1170年)	2	无纹饰	8.8 8.5	1.3 1.2	6.2 6.3	注 <sup>1/4</sup>
北京通县 M2 (1177年左右)	10	单枝莲花	8		5.8	注 <sup>⑧</sup>
北京先农坛金墓 (出土大定通宝)	4	单枝莲花	11.5 9	1.9 0.9	8.5 6	注 <sup>⑤</sup>
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址	1	单枝莲花	11.6	2	8	注 <sup>17</sup>
辽宁朝阳金墓 (1184年)	2	单枝莲花	12.3	1.8	8.7	注 <sup>(七)</sup>
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 金墓	2	单枝莲花	12.5			注 <sup>①</sup>
吉林农安窖藏 (大定通宝纪年)	1	无纹饰	10.6	1.8		注 <sup>11</sup>
辽宁清原县窖藏	4	无纹饰	10.1	1.7	7.2	注 <sup>13</sup>
山东临淄窖藏	8	无纹饰	10.8	1.3	7.1	注 <sup>12</sup>
四川简阳窖藏性质墓葬	26	无纹饰	12	2	9	注 <sup>14</sup>
浙江绍兴缪家桥宋井 (1204年以后)	9	单枝莲花 (菊花)纹饰	12 11.5	2.4 2.4	8.2 8.2	注 <sup>15</sup>

×式盘(图一:6),发掘报告称“微作圈足,内底刻莲花纹,口径11.6高2底径8厘米”<sup>17</sup>。江苏江阴夏港宋墓<sup>18</sup>中也出土了3件平底碟,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别,口沿镶银扣,盘心刻划折枝牡丹,花、叶的轮廓线内用篦状工具划刻线纹,口径12.5~12.7高2.2~2.4底径9.3~9.7厘米。

根据表中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平底碟是自北宋晚期以来的传统造型,在金代前期依旧兴盛,且造型规整、纹饰精美。从表中反映的数据看,可以以大定十七年左右为一个分界线,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来探讨。从早至晚的平底碟,基本上同时存在大小两种不同的尺寸。前期较大一种尺寸的平底碟口径在10.6~11.8高在1.8~2.1厘米之间,较小的一种平底碟尺寸在口径8~9高0.9~1.3厘米之间。后期尺寸较大的口径在12~12.3厘米左右,较小的一种口

径则在10.1~10.8厘米之间。从整体发展来看,后期这种平底刻花碟的尺寸较前期普遍有所增大。而且,无论前期还是后期,较大一种尺寸的平底碟上往往刻划有精美的单枝莲花图案,而较小一种尺寸的平底碟往往是素面,没有任何纹饰。北宋晚期至金代前期,刻划花装饰普遍出现在平底碟上,素面装饰情况较少,而且只见于尺寸较小的平底碟上。发展到金代后期,平底碟上的刻划花装饰手法虽仍然存在,但已较前期大为减少,素面小尺寸的平底碟多见,且大尺寸的平底碟上也有的采用素面。就刻划花纹饰上来看,到金代后期,莲瓣变得更为细长,且越到后来刻划花纹饰越为草率,体现了这种刻划花平底碟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

就器型演变上来看,主要体现在圈足上的改变。自北宋晚期以来直至金代前期平底碟基本上都是大平底造型,有的平底上会

有刮削一周的痕迹，还有的大平底出现内凹的现象。再向后发展到金代中晚期，有的平底碟上已经出现了极浅的圈足的痕迹，这种现象在金代大定二十四年辽宁朝阳金墓（图一：5）、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洮磁村定窑遗址试掘中出土的平底碟（图一：6）上都可以见到，更晚时期的浙江绍兴水井中出土的定窑刻花平底碟（图一：7）上的圈足已经非常明显了。

从器壁上来看，属于较早时期的河北涿鹿辽代晚期墓葬、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M1以及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中出土的白瓷平底碟腹壁较直，倾斜度较小，而后来遗址中发现的平底碟的腹壁倾斜度增大。

从装烧工艺上来看，河北涿鹿县辽代晚期壁画墓中出土的白瓷平底碟未见“芒口”的描述，而据原报告介绍，出土的白瓷平底碟以及与之同出的白釉花式口碗的器底和圈足均有旋削的痕迹，器物很可能为正烧产品。而发现的属于金代遗址出土的定窑白瓷碟均为芒口覆烧产品。

## 2. 印花平底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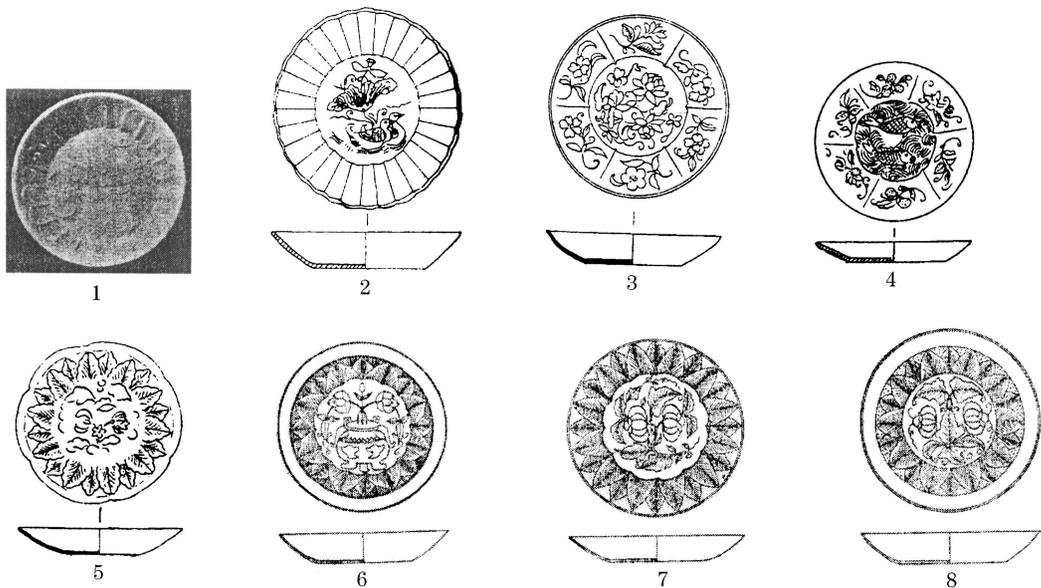
北京西城区福绥境大玉胡同墓中共出土了5件印花小盘<sup>19</sup>（图三：1），从同出的器

物来看，这件印花盘可能属于金代前期的定窑产品。但文章中介绍的情况非常简单，关于这种印花小盘没有尺寸特点，也无法判断底足的情况，但从发表图片上看，可能为印花平底碟。

有明确纪年的遗址中出土的印花碟为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中出土<sup>20</sup>（图三：2），墓葬年代为1153~1160年左右，器物为花式口，曲腹，平底，内底模印鸳鸯荷花图案，口径11.4高2厘米。这件印花碟毫无疑问是金代前期印花平底碟的代表。

除此之外这种印花小碟多发现于金代晚期的窖藏之中。图三：3 4 5为吉林农安窖藏出土<sup>21</sup>。图三：3印花碟侈口，腹微弧，内壁印六组花卉，碟心印缠枝牡丹花纹，口径10高1.8厘米。图三：4印花碟内壁印六组花果，相对两组图案相同，有草莓、迎春等，碟心印两条鱼，衬以水波纹，口径8.9高1厘米。图三：5印花碟内壁印一周蕉叶纹，碟心印牡丹花纹，口径9.2高1.3厘米。

图三：6 7、8为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出土<sup>22</sup>，共出土了6件，为敞口，斜弧壁，芒口，平底，胎薄而清，胎质细腻，施满釉，白中闪乳黄，色光润。底部积釉处有



图三

1 北京大玉胡同墓葬 2 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2 3 4 5 吉林农安窖藏 6 7 8. 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

泪痕。根据花纹的不同分为三种，图三：6中图案的2件，口径9.6高1.7底径5.2厘米；图三：7中图案的2件，口径9.8高1.4底径5.2厘米；图三：8中图案的1件，口径9.8高1.6底径5.7厘米。

辽宁铁岭金章宗泰和五年（1204年）金墓<sup>23</sup>中出土这种白瓷印花小碟4件，六瓣花式口，平底，印花纹饰也在内壁和底分开两个区域，内壁用线隔开饰六组草莓或瓜叶纹，碟心饰一组莲花水草纹，口径10.5高1.6底径6.6厘米。从纹饰布局和草莓、花叶等纹饰上和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印花花果纹平底小碟几乎一模一样，体现了时代上的一致性。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布局的印花小碟的年代属于金代后期。

总体来说，平底印花碟的发现数量不是很多，尤其是属于金代前期的，可以明确断定为金代前期的平底印花碟只有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中出土的这件。相对来说，属于金代晚期的印花碟的发现要丰富一些，而且还有不同遗址中发现的相似风格的器物相互印证。这些印花碟的尺寸都不大，吉林

农安窖藏和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中的印花小碟，口径都不到10厘米，高不超过2厘米。金代前期的印花碟装饰集中体现在了内底，内壁常常简单的模印形成连续的莲瓣纹饰或是从口沿向内底起凸棱若干将内壁分成若干区域。发展到金代后期，印花图案变得越来越丰富，纹饰布局上在底部和内壁区分明显，内壁布满纹饰，有的分成六等份分别饰以单枝花果纹饰，有的则布满连续的蕉叶纹饰。内底图案见水波双鱼、单枝牡丹、瓜果、莲荷等图案，纹饰上变得丰满，而且主题突出。

就整个金代来说，在金代前期继续沿袭发展北宋晚期以来的定瓷工艺，流行刻花莲花纹平底小碟，印花平底碟也有少量发现，到金代中后期，印花小碟大量出现，体现了其产品的盛行和工艺上的发展演进。刻花平底小碟于金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印花装饰逐渐取代刻花装饰流行起来，刻花产品虽仍可见到，其衰落之势已很明显。在金代晚期的窖藏中，印花小碟大量出现，并有少量的素面小碟，而刻花小碟不见。

## 注 释：

- 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马希桂：《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北京文物与考古》总1期，1983年。
- ④ 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河北涿鹿县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3期。
- ④ 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金墓》，《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 ④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 ④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 ④ 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
- ⑧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 ④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 ④ 李逸友：《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文物》1959年第7期。
- ④ 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 11 21 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会：《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第7期。
- 12 临淄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会：《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考古》1985年第8期。
- 13 22 王运至：《辽宁清原县二道沟出土定窑系统瓷器》，《文物》1980年第10期。
- 1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文物》1987年第2期。
- 15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家桥宋井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1期。
- 1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
- 17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 18 高振卫、郭红梅：《江苏江阴夏港宋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
- 19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
- 23 铁岭市博物馆、铁岭县文物管理所：《铁岭县前下塔子金墓》，《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责任编辑、校对 陈春霞〕